开放视点

拥抱和提防

□ 文 青

人们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态度大概可归为二类：一是拥抱，一是提防。拥抱论者把人工智能当作宝贝，把它作为认知支架、学习伙伴、学习助手，用它提供即时反馈、辅助教学设计、提供资源的跨学科连接，等等。概言之，它能提供各种学或教支持，让学(或教)变得轻松、便利。提防论者则不同。他们对人工智能是处处小心、步步设防，从数据安全、教育伦理到师生主体性，“无死角”地审视和“挖掘”它的风险，视人工智能为大威胁，比如认为它会削弱师生的主体性，代替人的教或学的自我加工过程，带来认知外包(或认知卸载)、认知退化、批判性思维退化、弱化创造性，还会导致内容同质化、技术依赖、消解人际温度，等等。概言之，威胁很大。提防论者还举起教育价值引领功能的大旗，来否认和抵制拥抱论，强调教育的本质不止于知识传授，更在于引导学生成为意义的创造者，要培养学生价值判断力与人文素养。

这样的争论很难说谁对谁错，因为两者都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，反对对方。比如，从现实来说，人工智能确实成为很多师生教与学的得力助手，80% 以上的师生在教或学中都使用过人工智能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它也确实引发了大量的代写作业、代写论文等乱象，受人诟病。双方也都能获得教育教学理论的支持。杜威、怀特海、尼采等人能为拥抱论提供依据。他们认为人有内在发展的动力，强调教育的功能要激发人的这种动力。杜威指出，儿童是太阳，教育的一切措施应当围绕儿童组织起来。怀特海认为，“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”。雅斯贝尔斯的论断则常被提防论引证：所谓教育，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，是导向灵魂觉醒的本源。

对立的认识所以能够并存，关键是人(这里指教师或学习者)的矛盾性、复杂性。不同的人，他们利用技术的方式方法(作为手段、作为伙伴或助手)会不同。即使同一个人，也不会始终以一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，而是会根据学科、时空、目的、任务而灵活选用。就像徒步者行进在岔路纵横的旷野上，他选择哪条路，需要根据他或她的身体条件、路况和目的地等来定，而不是先验地或教条地规定。因此，人何时、怎样使用人工智能，很难规定一条不可变动的路线或轨道。有些研究者就以“人机协同”一词把它带过，至于人机怎么协同(谁主谁次，人占多少、机器占多少)，什么情境(课程或内容)下协同，全交给师生自己决定。